



古惑標題出事

韓中旋與《明報》甚有淵源。《明報》1959年創辦，他一開始便在《明報》當記者、編輯。他之離開《明報》，導火線是英女皇的妹妹瑪嘉烈公主訪港，他在《明報》港聞版用上的大字標題：「打砲廿一響，送御妹過海」，令人有語帶雙關之嫌。

事後我問起此事，他莞爾說，當年十個字標題，十分切合文意，並沒有錯，只是有人想歪了吧，與他本人原意無關云云！

後來韓才子被調了職，他因而離開《明報》。

據韓才子透露，《明報》社址最初設於中環娛樂行一幢唐樓（大中華餐廳旁），人員不多。經理部由金甫中學同學沈寶新負責——沈是老好人，金庸管編輯部，旗下有潘粵生、雷煒坡，編輯副刊有何達、張君默、譚乃牧等。

韓才子說，《明報》當年每月虧港幣4,000元，要靠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導5,000元的月薪補貼。後來《明報》增開加馬版，銷路達8,000份，搬到灣仔謝菲道較寬敞地方，經濟狀況才稍為好轉。

韓才子唱嘆道，《明報》初創期間屬於「艱難經營」。

韓才子於1967年離開了《明報》，轉投《香港夜報》。1967年是香港暴動（簡稱「六七暴動」），又稱「反英抗暴」）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

候。一方面港英總督戴麟趾採取高壓手段鎮壓，一方面是「愛國同胞」奮力抵抗。時值「文革」時期，後者在鬥爭中因受內地紅衛兵影響，以致鬥爭不斷升級。

其間《香港夜報》第一版出現「中共炮艇出現青山灣」的頭條標題，旋不久，《香港夜報》被控「造謠」，與《新午報》、《田豐日報》三張小報被港英政府封殺。

三報包括《香港夜報》社長胡棟周等負責人被捕，以「煽動罪」判3年監。

韓才子解釋，據他事後獲得的消息，所謂「中共炮艇出現青山灣」，是當年林彪親信黃永勝下令的，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云云。

韓才子寫道：「胡出獄後從商，在西門子系統工作，與大亞灣核電廠頗有聯繫，及到核電廠，才知姬蓮負責行政工作；二人相見，胡氏即說：『廣東人有句俗語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』經略一解釋，二人相顧大笑。姬蓮還說：『希望大家合作得更好。』（《明報月刊》2019年5月號，下同）

其後胡棟周與在當年港英政府政務司姬蓮交往中，才知道《香港夜報》等被封殺事件的原因去脈：「現在翻開案卷可見，當時係由黃永勝指揮炮艇，若果英軍攔截，必生大事，但港英只命華警通知炮艇已經越境，於是大事化無。」

這是一頁見證的歷史。

（《速寫韓中旋》之二）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黃河上游貴德之一

到過黃河源頭，探望過純樸優美、榮獲保育冠軍的青海湖，我下一站選擇到青海省東部，位處黃河上游的貴德，繼續我的黃河之旅。

認識貴德因為一句話「天下黃河貴德清」，我想：「黃河黃河，黃河水又怎會是清澈的呢？」因為這個疑問，我從西寧長途汽車站坐上大巴，經過3個多小時車程，到達110公里以外的貴德。

貴德縣城到了，我迫不及待跳上計程車，「師傅，我要到黃河邊去！師傅，貴德的黃河水真的是清澈的嗎？」「當然，貴德名聞全國的就是沒有黃沙的黃河！」

從縣城到黃河邊沿路的景色賞心悅目，但我無心欣賞，我的腦海裏只想清冽的黃河模樣。「黃河到了。」「謝謝師傅，再見！」

站在公路邊，遠望有綠瑩瑩的長腰帶橫臥在綠澄澄的山嶺旁，山嶺的綠著翠剛勁，長腰帶的綠瑩瑩通透，「請問，這是黃河嗎？」「對，這就是黃河，這是貴德的黃河！」站在我身旁的交通督導員說。

碧瑩瑩的黃河讓我興奮莫名，我連忙向黃河邊跑去。河邊有欄杆，距離黃河有10米遠，剛才遠看橫臥着的長腰帶這時蛻變成滿溢活力的鞭子，不徐不疾地向東抖動着，鞭子身後留下碧清動人的身影。

我在綠的世界中流連忘返，我的眼睛在瑩綠中被輕揉着，我的腦袋在潤綠中被洗滌着——匪夷所思啊，這一切，竟然發生在黃河！

飽覽綠的世界，我想：貴德的黃河水真的清澈見底嗎？我決定要尋覓這清澈的黃河世界。

向前步行30分鐘，河邊欄杆消失了，黃河距離我的眼睛愈來愈近，不遠處，有一座母親河塑像，遊人三三兩兩瀏覽拍照。再向前看500米，我看到了黃河就在水平線上，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着，「天下黃河真的是貴德清嗎？」忐忑的我按捺不住了，提起腳步向着黃河全速跑去。

到了，黃河到了，但這不是「黃」河，這是一條冰清玉潔的河：河底全是約1元硬幣大小的鵝卵石，舉目望去，15米以外河底石頭的大小形狀一覽無遺……啊，原來這就是澄澈、水清可鑒、清晰可見最佳的詞語解釋，原來「天下黃河貴德清」是真實的，我在貴德親身體驗了。

貴德的黃河水好喝嗎？我跪在黃河邊，手伸進河水中，河水滑如凝脂；河水喝進來，甘冽清甜，牛乳般的潤和滑……啊，這就是大自然對我們的眷顧，也是我們着力保護大自然的成果。

大自然送給貴德的禮物是鵝卵石，河底的小石頭讓貴德黃河段泥沙甚少，讓她天資優異；後天也為貴德的黃河送上大禮，1992年建成的龍羊峽水庫讓黃河的水先在此過濾，再流進貴德段的黃河，河水因此乾淨利索；近幾十年來，國家一直在黃河上游栽樹造林，樹林為黃河上游地區的水土保持立下汗馬功勞，讓貴德黃河清澈。

看着貴德瑩綠欲滴的黃河水，我想：我們黃河兒女加油啊，只要眾志成城，堅守堅毅不拔的黃河精神，終有一天，渾黃沸騰的黃河中游河段也會和貴德段的黃河般，天下黃河天下清！



天下黃河貴德清！作者供圖

不要五十步笑百步



筆者最近有點忙，忙着追劇，追的是內地近期熱播的抗疫電影和電視劇，如《美麗逆行者》、《在一起》和《同心戰疫》等等，演員都是內地頗有知名度的，但某些性格「冷血」的人批評上述劇集是「洗腦劇」，所以難怪正常人說低情商的人看誰都碍眼。

新冠病毒肆虐全球，奪去不少人的寶貴生命，齊心抗疫是人類對抗病毒的必要行動，既然無處躲藏，那就迎難而上吧！筆者和身邊的朋友都有親朋戚友居住在內地不同城市，抗疫題材的製作劇集，讓大家更了解到內地各階層人民，對抗疫作出每一分的貢獻及付出：「沒說誰是蓋世英雄，只有平凡人的挺身而出！」也許電影和電視劇所編寫的角色人物，不完全是真人真事，但不能否認角色人物的塑造，卻是非常立體真實，劇情富有正能量，更摻雜着不少人生哲理，若無肝膽能耐，身先士卒勇敢直前的他們，創傷如何能被撫平。

在互聯網上的討論區，有身處外國的中國人批評內地的醫療體制，拍內地醫護人員有收取病人錢財（紅包）和禮物等陋習，這點很多人都期望內地領導人大力去改善，提升國民優先扶傷救人的醫者父母心觀念。

不過，說到外國比中國「更優秀」的部分論點，筆者是不認同，因筆者也曾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（為陪伴患病的母親），每月工資須支付高稅額，才獲得政府對人民老來的福利照顧，是相輔相成的；客觀而言，每個國家都有他們的陋習，有感同身受經歷的，更多的是冷暖自知，五十步笑百步的心態實在是要不得啊！

所謂「寬厚養大氣，淡泊養志氣」，越風雨，唯自渡。



一人演四角

停了大半年的「新光中國戲曲文化」早幾日舉行了十個月來第一個大型宣傳活動，為李居明大師的新編粵劇《共和三夢》舉行了歡迎呂珊的記者會。由細到大唱了幾十年流行歌曲的呂珊首次應李居明之邀演粵劇，今次是飾演川島芳子，她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，接下這個新工作真是又驚又喜。要多謝李居明大師給她這個任務，更要多謝教她的龍貫天老師。

細細便見呂珊由爸爸或媽媽陪伴入電視台，幾歲女便登台唱歌兼拍電視劇。因為她的爸爸是報界前輩，我們都認識他，多了一重關係，我們都會特別留意呂珊這個精伶小妹妹。

今日的呂珊是阿姐級歌手了，跟我們這些早早認識的「前輩」仍好好傾，到底也是幾十年的相處交往，所以每次見面都很開心，儘管只是工作上的相處，也是比較親切自然的。

今次李居明大師找呂珊演川島芳子，見過她造型都說維妙維肖，說大師選對了人，都很期待此劇12月在西九的演出。



李大師(中)與呂珊(左)、龍貫天又有新搞作。作者供圖



槐抱榆

槐抱榆，是種財富象徵，但未必都美！

到小鎮西北國道邊一處小區看房。小區規模不大，房子也不很多，位置雖有些偏，卻緊靠着國道。那個地方再往西，不遠處是個種植莊稼的小嶺。小區內4棟樓一線排開，東西走向。北面靠近國道處，是排沿街樓。沿街樓與小區之間，以及小區西側直至坡嶺處全被圍擋擋住，聽說那片地方已被開發商收購，用以開發別墅和小高層。

選中這處小區的樓房，有三個原因。一是價格比較實惠；二是面積合適；三是小區周邊相對安靜。在到這處小區打聽房價之前，我通過同事和中介做過諮詢。先是告訴同事，同事住在那處小區，正在幫我打聽。後來有個中介找到我，告訴我那邊有一套房源，帶我過去看房。第一次去，看了幾套房，沒拿定主意。主要是1樓2樓僅剩2套房。2號樓的房子在2樓，那套房子的客廳正對面的一條巷道。4號樓也有個2樓，在4號樓最西邊，緊靠一條南北走向的有些曲折的水泥路，進去看了看，總感覺不太舒服。

中介給出的價格有些虛高，感覺有些事還遮遮掩掩的。中介說房子130幾平方，進去一看，感覺似乎也就120平方左右。那2套房賣出去的2樓，中介也刻意遮掩、隱瞞其中的問題。離開後我就告訴中介，不準備買房了，請她們不要再打擾。

很多地方，房價一直居高不下，相當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房產中介。國家打擊中介的措施出台了，不少，卻沒能被嚴格執行。舉個例子，想買樓的，心理價位本來是30萬，到了中介那裏就加價到34、35萬。房子短時間賣不出去，中介就找賣房者砍價，價格壓低些，賣價依然不變，或者再增加個一兩萬，造成供不應求的假象。想買房的人，找買房者買，可能30萬甚至28、29萬就能成交，但到中介那裏買，就是34、35萬或者36、37萬。這就導致賣房者難出手、買房者買不到、房價持續虛高，種種現象的存在，房產中介算是其中的一環麻煩製造者！

同事也幫我找人打聽了，那個小區確實有不



七歲之後

從中醫角度審視，7歲經絡才初長成，按摩方法跟成人不同；華德福說7歲以下不應寫字，因為筋骨也未完善；氣功和詠春師傅也分別說過7歲的孩子不教……我的孩子轉眼已7歲，發現果然是一個里程碑。

踏入8歲，不單意見和心思清晰了，身體也靈光得多，尤其是小肌肉。本來有由太太教他彈琴，利用平板電腦程式來讓他練習，但他一直跳來跳去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生日之後的一個月，他突然像明白了，竟然可以雙手彈奏一曲，我問他何時練習的，他說自己在家無聊時彈奏練習。本來還在學右手，突然自己便學好雙手，還可彈出一首完整的歌，且背了旋律，實在是比之前的他出色多了。

在長輩家看到桌球比賽，他十分感興趣，便開始問規則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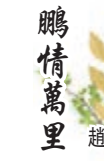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他像明白世上每一件事都有其規律。不久便說想學桌球，報了興趣班，他真心喜歡，還自己下載程式去練習擊球的角度，熟習不同的概率，技術也明顯在短期內大有提升。

看足球比賽看得興奮，我便介紹利物浦球隊的波譚雲詭歷史，他真的記在心中，之後還告訴媽媽，亦開始將足球的理論應用到其他事情上。

另外，也開始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，如清楚表明不想再學打鼓，我們便由他得了。他目標明確地說想專注在足球和桌球上。

當孩子慢慢看到世界的脈絡，代表他準備好去自我學習。原來之前真的急急急不來，他預備好時，自然會告知我們，父母盡量從旁配合就可以了。之前是粗枝大葉，玩單車玩滑板樂之不疲，一過7歲，微小的事便上心起來。

男孩子可能大多也是這樣？



三個老兵

狼胥山前秋風緊，黃沙漠漠起塞聲。冷兵器時代，旗幟烈烈，戰馬嘶鳴。鎧甲護體，握一柄丈二長的方天畫戟颯爽出征的將士，睥睨當世的氣概，羨煞多少不羈少年……我一直這樣幻想，有朝一日，沙場點兵，縱橫馳騁，氣吞萬里如虎，即便馬革裹屍，也不負這一遭熱血激盪。後來又慶幸，生在治世，天下太平，又無饑饉，雖平凡庸碌卻也避免了生靈塗炭顛沛流離之苦。信馬由韁之際，隨心所欲的熾熱勝過前人。不過，還是會常常慨嘆，此生無緣霍去病，此世難逢趙子龍。對史籍中少年英雄的嚮往和追隨，寰宇茫茫總覺是畢生憾事。

後來，只要聽說有復員回來的老兵，就會跟玩伴們成群結隊跑去看。除了沒有徽章的軍裝之外，平頭英挺的退伍軍人，還是比身邊的普通人，多了一份自律。相形之下，霍去病、趙子龍，甚至呂布，都羽化成了雲端裏的神仙人物。

我想起三個老兵。

一個是外婆的妹妹。外婆兩姐妹都是容顏妍麗清秀的人物，周遭的同年齡男子，皆以能與之匹配而榮。外婆是長姐，思慮深遠，選擇婿家資不菲的外公託付終身。外婆的妹妹，則嫁給了時人追捧的英

雄——一位從抗美援朝戰場勝利歸來的老兵。在我的印象裏，那是一位清瘦寡言的殘臂老人。戰爭殘缺了他的肢體，笑容倒是很慈祥。終日坐在夕陽餘暉裏，睜着細長的丹鳳眼，呷一口茶，悠然自得。我在金庸的小說中看到獨臂的楊過時，總會不可抑制地想起他。與楊過的桀驁不馴憤世嫉俗相比，他更像是大瀾磨礪過的鵝卵石，在寂寞裏與世無爭的安然眼前光陰。過了十多年，我才啞嚥出些許滋味。或許，埋骨異鄉的年輕戰友，用戛然而止的人生教會他，眼前的平淡溫熱，珍貴得無以復加。

另一個是來歷不明的閩入者。小時候住過的街上，不知從何時起，來了一位穿發白軍裝的小個子老頭。頭髮鬢曲稀疏，身材矮小單薄，一口河南或者是山東口音的普通話，着實讓人生疑。輾轉的傳聞中，這個小老頭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，炮彈震壞了他的左眼。時而清醒時而錯亂的記憶，讓這個喜歡自言自語的老人，看上去不太正常。關中的人多古道熱腸，對這個流浪於此的人也不會吝嗇懷抱。有人打掃了一間閒置多時的舊房子給他住，有人輪流煮了三餐盛在碗裏擺在他窗前。他就這樣長久久活了下去。雖然不清楚他講述的重點是什麼，總見他眉飛色舞扎堆在人群中，手舞足蹈飛沫四溢，描繪一個罕見的烽

火片段。偶然路過他棲身的房間，隔着窗櫺，看到他正低頭嚴肅認真地疊一件泛白的軍裝。

還有一位叫王琪的老兵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，24歲的王琪是一位解放軍工程測繪兵。那時候，他所服役的部隊駐紮在藏南邊境地區，外出執勤的他在森林中迷了路，被印方抓獲，並以間諜罪判入獄7年。出獄之後，王琪被安排在印度中央邦的一個偏僻村落裏生活。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，儘管已經娶了當地女子為妻，且兒孫滿堂，他還是沒有停止對家國的思念。幾十年裏，在他寫給印度各級政府數以萬計的信中，反覆表達的訴求只有一個，給他合法的身份，他要回到家鄉咸陽。很可惜，一直未能收到任何回覆。即便中國駐印使館獲悉此事，在2013年給他辦理了護照，印度方面依然無動於衷。直到有一天，印度總理莫迪看到媒體關於王琪的報道。橫在王琪人生河流中的攔路巨石，終於被衝開了。2017年，在各路媒體的圍攔之下，老兵王琪攜兒帶孫，回到了魂牽夢縈的家鄉。

金戈鐵馬少年英雄的詩化浪漫裏，馳騁沙場時的壯懷激烈，始終也遮擋不了戰爭的殘酷和慘烈。煙火稀鬆的平淡日常，才是所有人都應該由衷感念和珍惜的。